

LOI NDRUAL HMONGB BANGX DEUS

文山苗族民间文学集

(诗歌卷)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苗学发展研究会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目 录

造反者的歌	(1)
金笛	(36)
丹甘罗匝	(129)
踩山调	(141)
花山起源之歌	(157)
哭嫁歌	(159)
哭郎调	(166)
古歌	(179)
第一章 宇宙	(179)
第二章 人类	(190)
第三章 农事	(205)
第四章 婚事	(212)
第五章 丧葬	(267)
第六章 祭祀祖先	(344)
后记	(361)



Nbet Muas

Ngoux zaof fangd	(1)
Zax Dongs Nblaib Rangs tab Hmongb Shib Ncaik Nzeuf	(36)
Lol zax cangb ghangb	(129)
Ngoux nghouk daoxx	(141)
Houd daoxx uat jangl lol	(157)
Ngoux uat nyangb	(159)
Ngoux khuat shab	(166)
Ngoux qid zud	(179)
Nghait 1 Zhif ndox zhif deb	(179)
Nghait 2 Zhif renx yenb	(190)
Nghait 3 Uat ghongb uat longt	(205)
Nghait 4 Chongb gol	(212)
Nghait 5 Bloux duas	(267)
Nghait 6 Zit dlangb nbos	(344)
Lol Souk	(361)



造反者的歌

一

活了七十年，
年年见事变。
难忘属猴年，
那年来造反。

那年实难忘，
苗家举刀剑。
杀富来济贫，
覆地又翻天。

我家好几辈，
辈辈是穷汉。
难忘是老叔，
名声传得远。

老叔侯宝全，
有识又有胆。
跟着那王相，
造反杀贪官。

提起我老叔，
叫人好心寒。
自出娘肚皮，
天天挨饿饭。

十七那一年，
成亲把家安。
结亲才三月，
又成光棍汉。

婆娘讨进家，
受苦又遭难。
没得饱饭吃，
没得好衣穿。

婆娘跟老叔，
难忍饥和寒。
一步跨出门，
拖也拖不转。



跑回娘家去，
就把心思变。
重新嫁了人，
另攀高门槛。

老叔笼子小，
画眉难得关。
让她飞出去，
另找大笼钻！

十九那一年，
二次结姻缘。
婆娘来家里，
住了三百天。

天天吃莽菜，
顿顿吞芋秆。
婆娘瘦嶙嶙，
饿死在深山。

到了二十一，
再娶一个妻。
两人命相连，
从此不分离。

清早上山去，
天黑回家里。
开地种苦莽，

砍山栽小米。

苗家最勤劳，
一年苦到底。
三百六十天，
天天不停息。

春天快下种，
夏天忙薅地；
秋天赶收割，
冬天又擦犁。

收的是哪样？
苦莽和小米。
大马小马驮，
堆在院坝里。

院坝堆不下，
拿去堆空地。
到处都是粮，
就是没吃的！

为何没吃的？
财主官家逼。
天天来催租，
催得人焦急。

莽子黑油油，



财主装囤里；
小米黄澄澄，
官家仓里积。

苗家簸箩里，
空得见底底。
天天苦如牛，
还是饿肚皮！

干饭吃不着，
稀饭吃不起。
不是怪人懒，
只怪受人欺。

苗家人不懒，
苗家人不愁。
扛起铜炮枪，
天天去攒山。

撵来虎豹鹿，
个个都喜欢。
拿肉来煮吃，
拿皮去卖钱。

今天卖几文，
明天攒一串。
再过三五天，
罐罐就装满。

铜钱满罐罐，
只是空喜欢。
苗家无钱用，
白白流血汗。

为何无钱用？
拿去交税款。
交了税和款，
只剩空罐罐！

天天都有税，
月月都有款。
税多如牛毛，
款重重如山。

税多缠住身，
难得把气喘；
款重压头顶，
难得伸腰杆！

最重是猴年，
那年苦无边。
加租又加税，
加款又加捐。

还有一大笔——
禁烟罚金款。



单单我们县，
就收二十万！

我们苗家人，
要交十六万。
这样多的钱，
都是大银元！

全县苗家人，
还没占一半。
这笔大款子，
咋个交得完！

财主催得紧，
来到门上喊；
官家逼得凶，
闯进寨里抢。

苗家无路走，
卖地来交款；
苗家没办法，
卖牛来纳捐。

样样都卖光，
还是交不完。
这个世道呀，
天昏地又暗！

打开箱子看，
箱里没有衣；
翻开竹箩瞧，
箩中没有米。

看看猪厩里，
厩里没猪仔；
瞧瞧马厩中，
厩中没马匹。

放眼望坡地，
坡地草萋萋；
抬头看房顶，
房顶又漏雨。

日子咋样过？
没有好主意。
老叔侯宝全，
心中最焦急！

“桃树开了花，
苗族就搬家。”
古话说得好，
一点都不假。

除了搬着走，
实在无办法。
说搬就搬吧，



别处去安家。

挑起烂铁锅，
穿起破鞋袜。
后面是老婆，
一手牵娃娃。

为了求活命，
老叔逃荒啦！
一步一回头，
离开自己家。

我也跟着走，
抬脚就出发。
找到好地方，
再来接爹妈。

走到寨子边，
只觉眼发花。
见着一群人，
团团坐院坝。

手提破瓦罐，
身披烂衣褂；
拖儿又带女，
也像要搬家。

中间一个人，

脸黑个子大。
比手又划脚，
高声在说话。

老叔走过去，
站在大树下。
竖起耳朵听，
那人又讲话：

“桃树开了花，
苗族就搬家。
话是这么说，
可是不行呀！”

老叔仔细看，
一下就看清：
原来是王相，
是个老好人。

王相咳声嗽，
眨眨大眼睛。
沉默好一阵，
又问一老人：

“项忠老大爷，
向你问一声。
你想搬哪里？
说来我听听！”



项忠满脸愁，
两眼泪珠滚。
想了大半天，
慢慢才答应：

“马奔青草地，
鸟飞好树林。
哪里有饭吃，
哪里就安身。”

王相听了话，
心中就纳闷。
打火咂辣烟，
开口又来问：

“请问我阿爹，
哪里有吃的？
你若告诉我，
我也跟你行。”

项忠心无数，
半天不出声。
低头咂辣烟，
叹气又呻吟。

王相看众人，
众人闷沉沉。

只会叹冷气，
没话来答应。

王相磕烟锅，
刷地站起身。
大声又说话，
越说越伤心。

“提起我的家，
苦大仇又深。
原住山花桂，
不是丫越人。

“有年雨水好，
庄稼得收成。
粮食收进家，
压弯木楼棱。

“养猪也顺气，
从来不遭瘟。
肯吃又肯长，
个个胖墩墩，

“过年杀猪吃，
酒肉待客人。
凭着一双手，
度过好光阴。



“财主看见了，
红了贼眼睛；
官家看见了，
黑了豺狗心。

“生方又设法，
敲磕又欺凌。
抠钱又抠粮，
喝血又吸髓。

“逼我无路走，
压我活不成。
实在没办法，
只好去逃奔。

“早先到贵州，
贵州难安身；
后来到湖南，
湖南住不稳。

“再到河南去，
河南乌云滚；
又往江苏走，
江苏黑沉沉。

“到处在打仗，
到处在抓丁。
官家发横财，

饿死老百姓。

“广西去几趟，
越南走几程。
天下都走遍，
处处阴森森。

“不管到哪里，
还是难活命。
我们苗家人，
家家受苦深。

“大树高百丈，
叶落总归根；
兔儿满山跑，
还是回旧岭。

“回到山花桂，
咬牙过光阴。
财主又逼我，
难得站脚跟。

“听说丫越好，
麻秆长如林。
包谷像牛角，
小米似黄金。

“来到丫越寨，



度过十几春。
吃的难到口，
穿的不遮身。

“财主个个毒，
官家人人狠。
苗山寨寨穷，
难得见光明。

“深山有老虎，
山就不安宁；
寨子有财主，
人就活不成。

“哪山没老虎？
哪寨没财主？
不管逃到哪，
一样没生路。”

老叔侯宝全，
挤进人中间。
听完这番话，
心中很不安：

“我的阿哥呀，
问你一句话——
照你这样说，
我们不搬啦？

“不出丫越寨，
不肯离老家。
难道一辈子，
就受人欺压？”

老叔生怒气，
两眼冒火花。
王相忙陪笑，
高声说了话：

“不服人欺压，
也不再搬家。
要想找生路，
另外想办法。”

“下地无路走，
上天没梯爬。
除了去逃荒，
再也无办法！”

老叔说完了，
等着王相答。
王相刚开口，
正想来说话。

一阵黄牛叫，
叫声太可怕。



众人吃一惊，
抬头望山洼。

只见一只虎，
舞爪又张牙。
追赶一条牛，
跑到石岩下。

老虎追得紧，
黄牛躲它难。
老虎张开嘴，
咬着牛尾巴。

老叔见此景，
怒从胆边生。
紧紧咬嘴唇，
鼓起大眼睛。

王相心焦急，
可是却镇静。
拿起网兜^①来，
扯开细麻绳。

拣个鹅卵石，

装进网兜中。
使劲甩几下，
呜呜发响声。

接着—松手，
石子掠天空。
呼呼落下来，
正中虎眼睛。

老虎嗷嗷叫，
逃进大森林。
黄牛得救了，
哞哞叫几声。

好个网兜石，
打得真够准。
王相本领高，
从此出了名。

老叔侯宝全，
“戎啊”叫几声。
拉着王相手，
诚恳表衷心：

① 网兜——用麻绳结成，中间有个兜，兜两端各有同样长的两条绳。使用时，将一条绳拴在中指上，另一条绳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把石头放在兜里，在头上甩几圈，然后把捏着的那一条绳子放开，石头就飞出去了。这种网兜石，一般可甩出五六百公尺，用来打人打野兽。



“我的王相哥，
你有好本领。
我不搬家了，
跟你度光阴。

“住在丫越寨，
设法来谋生。
脚下自有路，
只要人肯奔。”

王相开口说，
脸色很正经：
“住在丫越寨，
财主最凶狠。

“今天他来压，
明天他来整。
要是不搬家，
恐怕活不成！”

“刚才你打虎，
拨开我的心，
擦亮我的眼，
看见好前程。

“山中有猛虎，
就拿网石打；

寨里有财主，
拿起刀来拼！”

老叔说完话，
拳头捏得紧。
眉毛竖起来，
眼里冒火星。

王相哈哈笑：
“宝全最聪明，
我的胸中志，
已叫他看真。”

项忠老大爷，
吓得战兢兢：
“你们要谋反？
杀头罪不轻！”

“只要为穷人，
杀头不要紧。
听说别地方，
也在杀豪绅。

“叫声我阿爷，
不必来担心。
有我王相在，
天塌我敢顶！”

“只有来造反，
才能得活命。
要是都怕死，
怎能把腰伸？”

“只要人心齐，
阎王怕三分。
我早有打算，
大闹丫越村。”

“抗捐又抗粮，
举刀砍官兵；
抗税又抗款，
甩石砸衙门！”

王相一席话，
说动众人心。
项忠老大爷，
满脸笑盈盈。

老叔侯宝全，
站着把胸挺。
开口高声叫：
“我来杀头阵！”

项忠老大爷，
心里很高兴：
“羊群没头羊，

就会乱如蜂。

“起事无首领，
难办大事情。
王相挂帅印，
宝全做先锋。

“叫声各寨老，
喊声众乡亲：
我的这主意，
你们可赞成？”

乡亲和寨老，
开口齐答应。
“戎啊戎啊”叫，
呼声响入云。

提起王相来，
个个都称心。
平日在村里，
和气待乡邻。

东家无饭吃，
他送养面粉；
西家无衣穿，
他给衣和裙。

举他做首领，



大家都赞成。
让他来提调，
事事就放心。

搬家事不提，
都来谈大计。
个个捏拳头，
大声来发誓：

“我们苗家人，
不愿把头低。
拿起刀和枪，
挺身来起义。

“只打老财主，
不把穷人欺。
打仗不怕死，
人人心要齐！”

王相一说完，
众人把手举。
齐声说一遍，

个个长志气。

老叔拉着我，
轻轻讲几句：
“我说侯小五，
这话要牢记。

“莫要欺穷人，
莫打怪主意。
你能照着办，
就会有出息。”

“我的好老叔，
请你莫顾虑。
我虽年纪轻，
也能懂道理。”

王相高声喊：
“大家都回去，
等到街子天，
见机来行事！”

二

这天赶大街，
人从四方来。
街上很热闹，

忙着做买卖。

很多苗家人，



有的来卖柴，
有的来卖鸡，
有的来卖菜。

腰上别着刀，
棍棒随身带。
只等好时机，
就要打老财。

忽见一群人，
围在正街心。
个个流眼泪，
出了大事情。

王相走过去，
仔细看分明：
有个苗家人，
满身血淋淋。

躺在石板上，
张口闭眼睛。
衣裳全撕烂，
头上有伤痕。

有个老阿妈，
痛哭成泪人。
呼天又喊地，
叫人好伤心。

王相挤进去，
急忙来发问：
“问声老阿妈，
这是什么人？”

“为何这般样？
叫人好心疼！
快点跟我说，
免得我焦心！”

阿妈抹把泪，
边哭边答应：
“他叫杨小片，
是我大孙孙。

“只因欠租税，
人穷难交清。
财主杨令斗，
心毒手又狠。

“拉他到街上，
棍棒乱抽身。
打骡给马看，
警告欠租人。

“可怜我孙儿，
棒下丧了命。

早晨活跳跳，
晌午变冤魂！

“我的孙儿呀，
你快站起身。
跟我回家去，
吹笛给我听。

“你那好媳妇，
今年才过门。
在家等着你，
陪她洗衣裙。

“你爹在犁地，
等你去送粪；
你妈在烧火，
等你抱柴薪。

“可恨杨令斗，
长的禽兽心。
打死无辜人，
野蛮无人性。

“我要挖他眼，
我要抽他筋；
我要扒他皮，
我要掏他心！”

王相一听完，
眼泪湿衣襟。
· 乡亲遭横祸，
好似箭穿心。

惨状不忍睹，
财主太残忍。
想起杨令斗，
心中起愤恨。

王相咬紧牙，
当众吼一声：
“叫声众乡亲，
听我说分明——

“财主仗权势，
任意来横行。
杀我穷兄弟，
实在太欺人。

“不杀狗财主，
穷人活不成。
大家跟我走，
报仇来雪恨！”

老叔侯宝全，
拔刀来响应：
“相哥说得好，

